

民國七十一年五月

韓愈傳記

資料之五

韓愈詩研究

精 一 冊 美 金 十 一 元

發行人

兼主編 朱

傳

譽

出版者：天

一

出 版

社

社址：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六號三樓

電話：三〇一二八七三

郵撥：一

〇

一

二

四

七

信箱：七

二

一

二

九

號

登記證：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一號

編輯 凡 例

- 一 一至六輯傳記資料所收人物，多為近代及現代人物。由於讀者建議，似應擴及古代，供研究中國古典、文學、歷史、哲學之學者參考。第七輯：中國古典小說戲劇家專輯所收人物遠溯晉唐，下及明清，咸認有助於中國古典小說戲劇之研究。現續推出第八、九、十輯。大致第八輯為晉唐，收陶淵明、王維、白居易、李白等 13 人。第九輯收後唐李煜及宋代王安石、陸游、歐陽修、蘇軾等 15 人。第十輯收元代元好問及明清鄭板橋、王陽明、袁宏道、顧炎武等 7 人。
- 二 第八輯編 122 冊，第九輯編 84 冊，第十輯 56 冊，合共 262 冊。
各輯資料內容仍以報刊為主，兼及文集、論叢、絕版書或尚未發表及出版之學位論文，研究報告。惟如涉及專門，則僅提供序目等線索。原稿或原著研究者，如有需要，亦可來函連絡本社複印提供。
- 三 報刊資料部份多由出版商或作者自行輯為文集論叢出版，徵集工作不免重複。決自十輯以後一律以報刊為對象，論文及文集、論叢等列為參考書目，供研究者參考。俾可節省人力、物力及時間。
- 四 此類工作通常由圖書館或基金會支持。近一兩年來，本社因經費困難，速度因而大減。除擬改組為財團法人，~~從解經費外~~，並考慮發行微片（Microfiche）以利圖書館及~~其他~~。
- 五 八、九、十輯資料大體收至 1989 年春初，~~後有餘力~~，當進行續編，供研究者參考。
- 六 為供私人購買，每一個人按生平傳記、交遊、著作、思想、著作等標題分類，輯為專冊。讀者可依標題內容分期或選購，不必全購，浪費財力。如購全輯自即日起，可按九折優待。

文人與文學

韓文公的文和詩

杜若

韓愈（字退之，諡文，後人尊稱為韓文公，宋神宗追封爲昌黎伯，人亦稱爲韓昌黎）是唐朝的一位大文豪。我們所推崇的唐宋八大家，就以他爲首。宋朝蘇東坡在「潮州韓文公廟碑」一文中，對他推崇說：

「自東漢以來，道喪文弊，異端並起，歷唐貞觀開元之盛，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。獨韓文公起布衣，談笑而靡之，天下靡然從公，復歸於正，蓋三百年於此矣。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天下之窮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奪三軍之帥。此豈非參天地，關盛衰，浩然而獨存者乎？」

這「文起八代之衰」一句，成了他的定論。所謂八代之衰，是指從後漢、歷魏、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八朝，寫文章的習氣寫得四體六的文章，道喪文弊。這種駢文，是我國文學中特有的一種。它也有它的價值，它講究將仗，講究音律，講究用典，講究修辭。它的音律很美，字面

很美，是一種唯美派的文學。不過，用它來講道，或敘事，就辭難達意，或浪費筆墨，使讀者如霧裏看花，得不到意識交通的功效了。

韓文公提倡寫散文，方向是正確的。李漢說：「先生於文，摧陷廓清之功，比於武事，可爲雄偉不常者矣！」

宋景文說：「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，而一出諸己。」

蘇明允說：「韓十之文如長江大河，渾浩流轉，魚龜蛟龍，萬怪惶惑，而抑絕蔽掩，不使自露。」

秦少遊說：「鉤莊列之微，挾蘇張之辯，撫遷固之實，獵屈宋之英，本之以詩書，折之以孔氏，此成體之文，如韓愈之所作是也。」

古人對他都很推崇。不過他寫文章仍多賣弄自己的才學，有些使人不容易懂，對於駢儷的積弊仍未能一掃而空之。朱晦庵說：「漢末以後，只做屬對文字，直至後來只管弱。至韓文公出來，盡掃去了，方做成古文。然亦只做得末屬對合偶以前體格，其文亦變不盡。」這個評論是很公正的。

韓文還有一個毛病，是並非全文以載道。他因處境困厄，常以文章賣錢。得了人家的錢財，就得爲人說好話，內容就不免不合乎道。如他所寫的韓弘神道碑，把韓弘寫得太好，和正史恰巧相反。又如殿中少監馬繼祖，只是一個執符兒，他也爲馬作傳。有一個笑話：一個狂士劉叉拿

走了他的金子數斤，大笑說：「此誤墓中人得耳，不若與劉君爲壽。」他對劉又只好乾笑，毫無辦法。

陳後山說：「杜（甫）之詩法，韓之文法也。詩文各有體，韓以文爲詩，杜以詩爲文，故不工耳。」杜甫的文故不工，但他的詩却很好，說他不工，是冤枉的。不過他創造的一些新格，如上一下四等，却沒有甚麼意義，只是故意標新立異而已。

蘇子由說：「唐人詩當推韓杜。韓詩豪，杜詩雄。」這個批評很對。至若沈存中批評他：「退之詩押韻之文耳，雖健美富瞻，然終不是詩」，未免過份。

他是鄆州南陽人。他常自稱昌黎，昌黎屬河北省。韓氏原有兩支：

1. 漢弓高侯竊傳到韓播，徙昌黎，爲昌黎一支。

2. 漢弓高侯竊尋，世居潁川，傳到韓仲卿，生愈，爲潁川一支。

他應爲潁川，不識他何以自稱昌黎？也許他以弓高侯爲始祖，弓高侯嫡系居昌黎，故稱昌黎。他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（七六八年）。他的父親仲卿，做過武昌令，生他三歲就死了。他的母親改嫁，他由他的六兄韓會和嫂嫂鄭夫人撫養成人。韓會死後，就由鄭夫人獨力撫養。他對鄭夫人十分感激。鄭夫人死時，他做了一篇祭文祭她，寫得很沉痛：

「維年月日，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食，再拜頓首，敢昭祭于六嫂榮陽鄭氏夫人之靈：嗚呼！天禍我家，降集百殃，我生不辰，三歲而孤，蒙幼未知，鞠我者兄。在死而生，實維嫂

恩。未訖一年，兄宦主官，提携負任，去洛居秦。念寒而衣，念饑而餐，疾疹水火，無災及身，劬勞閱閱，保此愚庸。年方及紀，薦及凶屯。兄罹讒口，承命遠遷，窮荒海隅，天閔百年。萬里故鄉，幼孤在前，相顧不歸，泣血號天。微嫂之力，化爲夷蠻，水浮陸走，丹旆翩然，至誠感神，返葬中原。既克返葬，遭時艱難，百口偕行，避地江濱，春秋霜露，肅敬蘋蘩，以享韓氏之祖考，曰此韓氏之門。

視余猶子，誨化諄諄。爰來京師，年在成人，屢貢于王，名竊有聞。念茲頓頭，非訓焉因。感傷懷歸，隕涕熏心。苟容躁進，不顧其躬，祿仕而遷，以爲家榮，奔走乞假，東西北南，熟云此來，邂逅數軍。有志弗及，長負殷勤。嗚呼哀哉！昔在韶州之行，受命于元兄曰：「爾幼養于嫂，喪服必以春。今其敢忘，天實臨之。」嗚呼哀哉！日月有時，歸合塋封，終天永辭，絕而復蘇。伏維尚饗！」

從這篇祭文裏可以看出兩點：第一是他幼年環境的困苦；第二是他雖力創爲散文，但他受八代之衰的影響，韵文仍做得很好。

鄭夫人無子，過繼了韓介的次子老成爲子。他和老成「零丁孤苦，未嘗一日相離」，老成在貞元十九年就死了，他寫了一篇很哀痛的祭文，就是我們都讀過的有名的「祭十二郎文」。

他七歲好學，日記數千百言，比長，盡通六經百家學。十九歲，到京師去應考，窮不自存。他在「殿中少監馬君墓誌」中自記：

「始余初冠，應進士貢在京師，窮不自存，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。王問而憐之，因得見於安邑里第。王軫其寒餓，賜食與衣。」

二十五歲，考中了進士。重晉爲宣武節度使，請他做觀察推官。晉死，他跟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做推官。後回京，調四門博士，遷監察御史。上疏論宮市，德宗怒，貶陽山令。唐史雖是這樣說，但論宮市疏，集中不載。數千言的大文，不應不傳。他有詩說：「或自疑上疏，上疏豈其由」，又岳陽樓詩：「前年出官由，此禍最無妄。姦情畏彈射，斥逐恣欺誑」，大概是被王叔文、韋執誼等所排擠的。陽山在南方，他有「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」一詩，記此行之苦：

「飄雲四卷天無河，清風吹空月舒波，沙平水息聲影絕，一杯相屬君當歌。君歌聲聲辭且苦，不能聽終淚如雨。洞庭連天九疑高，蛟龍出没猶猶號。十生九死到官所，幽居默默如藏逃。下牀畏蛇食畏藥，海氣濕蟄魚腥臊。昨者州前擗大鼓，嗣皇繼聖登靈臯，赦書一日行萬里，罪從大辟皆除死，遷者追迴流者還，滌瑕蕩垢朝清班。州家申名使家抑，坎軻祗得移荆蠻。判司卑官不堪說，未免捶楚塵埃間。同時輩流多上道，天路幽險難追攀，君歌且休聽我歌，我歌今與君殊科。一年明月今宵多，人生由命非由他，有酒不飲奈明何！」

德宗即位，大赦，調江陵法曹參軍，即他詩中所說「坎軻祗得移荆蠻」和「判司卑官」。過衡嶽時，他有「謁衡嶽廟」詩，介紹如下，可見他詩的風格：

「五嶽祭秩皆三公，四方環鎮嵩當中。火維地荒足妖怪，天假神柄專其雄。噴雲泄霧藏

牛腹，雖有絕頂誰能窮？我來正逢秋雨節，陰氣晦昧無清風。潛心默禱若有應，豈非正直能感通。須臾靜掃衆峯出，仰見突兀撐青空。紫蓋連延接天柱，石廩騰擲堆祝融。森然動魄下馬拜，松柏一往趨靈宮。粉牆丹柱動光彩，鬼物四盡填青紅。升階僂僂薦脯酒，欲以菲薄明其衷。廟令老人識神意，睢盱傾伺能鞠躬，手持盃珓導我擲，云此最吉餘難同。竄逐蠻荒幸不死，衣食纔足甘長終，侯王將相望久絕，神縱欲福難爲功。夜投佛寺上高閣，星月掩映雲朦朧，猿鳴鵲動不知曙，杲杲寒日生於東。」

他寫的樊宗師墓誌銘說：「惟古於詞必己出，降而不能乃剽賊」；又說過作文的法則爲「惟陳言之務去」；看他的詩文，真是沒有一句是陳言，沒有一句非己出，真不愧爲大文豪！元和初，他由江陵調回京師任國子博士，後調河南令，復調回爲博士。他因才高數黜，官又下遷，作「進學解」自喻，借他人的口吻嘲笑自己說：

「先生之於文，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。少始知學，勇於敢爲；長通於方，左右具宜，先生之於爲人，可謂成矣。然而公不見信於人，私不見助於友，跋前疐後，動輒得咎，暫爲御史，遂覲南夷；三年博士，冗不見治，命與仇謀，取敗幾時，冬棧而見號寒，年豐而妻啼饑，頭童齒豁，竟死何裨？不知慮此，而反教人爲！」

執政者看到，升他做比部郎中史館修撰，遷中書舍人。裴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，宣慰淮西，調他做行軍司馬。吳元濟平，遷刑部侍郎。憲宗派人到鳳翔迎佛骨，王公大臣奔走膜頌，灼體膚

，委珍貝，搞得不成樣子，他上表極諫，那表就是有名的「論佛骨表」。其中述及前代信佛的君王常短命，觸怒了憲宗：

「漢明帝時，始有佛法。明帝在位，才十八年耳。其後亂亡相繼，運祚不長。宋齊梁陳元魏以下，事佛漸謹，年代尤促；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，前後三度捨身施佛，宗廟之祭，不用牲牢；晝日一食，止於菜果。其後竟爲侯景所逼，餓死臺城，國亦尋滅。事佛求福，乃更得禍，由此觀之，佛不足事，亦可知矣。」

憲宗大怒，要殺他，幸虧裴度他們力救，才貶潮州刺史。他在潮州，因鱷魚爲患，以一羊一豚投惡溪而祝禱，並做了一篇「祭鱷魚文」，爲後世所盛稱。其實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那時，科學知識不夠，也不能怪他。我看見近代選文章給學生讀還有選這篇的，我覺得大可不必了。

他貶潮州，在藍關遇到姪孫韓湘，寫了一首詩：

「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州路八千。欲爲聖明除弊事，肯將衰朽惜殘年！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。知汝遠來應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邊。」

青瑣高議說：「湘字清夫，公姪也，落魄不羈。公勉之學，乃笑作詩，有能開頃刻花之句。」

公曰：汝能尋造化開花乎？湘遂聚土置盆，良久曰：花已發矣。舉盆乃碧花二朵，葉間有小金字，乃詩一聯云：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。公未曉詩意。湘曰：事久可驗。公後貶潮陽，途有一人冒雪而來，乃湘也。湘曰：公憶花上句乎？乃今日事也。公詢地名，卽藍關，再三嗟

歎曰：吾爲汝成此詩云云。」他徐州贈族姪詩：「自言有奇術，探妙知天工」，似乎韓湘真有點異術。韓湘即俗傳八仙中的韓湘子，小說中有韓湘子九度文公的故事。

他貶潮州，有一痛事：他出京後，官府因他是罪人，不准他的家眷住在京城內。他的家眷只好離京赴他的任所。他的第四個女兒韓曄，年才十二，正患著病，不堪舟車勞動，在途中死了。這是他很痛心的事。

在潮，他上表哀謝，帝頗感悔，改調袁州刺史，旋召拜國子祭酒，轉兵部侍郎。鎮州亂，奉旨宣撫，他達成任務，皇帝很高興，調他做吏部侍郎。長慶四年（八二四）十二月三日因病死於靖安里第，年五十七。贈禮部尚書，諡曰文。後人因稱爲韓文公。門人李漢撰其文爲四十一卷，題爲昌黎先生集。

他幼年雖困苦，論佛骨表後幾乎遭到殺身之禍，但他考中了進士，做官也做到吏部侍郎，在生亦享文名，送錢給他請他做文章的很多，在文人中比起杜甫、李商隱等人強得多了。他作文，主張陳言務去；治學，主張不耻下問；深得要旨。他在「師說」一文中說：「古之學者必有師。師者，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爲惑也，終不解矣。……嗟乎，師道之不傳也久也！欲人之無惑也難矣！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，猶且從師而問焉。今之衆人，其下聖人也亦遠矣，而耻學於師，是故聖益聖，愚益愚。」今之衆人，既無充足的學問，又自以爲是，不肯接受批評，無怪寫出一大堆東西，被人譏笑如沙漠，真應該向他學習才對。



韓愈及其詩

陳曉薈

歷經了二十甲子，又到了戊申歲。戊申是我國文學史上，被稱為「文宗」的韓文公昌黎先生的生年，他在中國散文史上的影響，幾達千年之久，他的散文，歷來已有過無數的評斷與讚賞，唯有他的詩，却因愛憎參半，而讀者自讚、貶者自貶，毀譽不一。

匹夫而爲百世師，一言而爲天下法

在中國文學史上，韓愈是一位世人皆知，有豐功偉業的大人物。李漢昌黎先生集序說：「先生於文，推陷靡清之功，比於武事，可謂雄偉不常者矣。」皇甫湜說：「扶經之心，執聖之權……姬氏（周公）以來，一人而已。」韓愈的偉大，在於他以一個先驅者的卓見；革命家的精神；英雄的氣概；聖人特立獨行；殉道者的勇氣，來開創他的文學事業——古文運動。

古文運動，是有它的時代背景的——新唐書傳贊說：

「至貞元、元和間，愈遂以六經之文，爲諸儒倡，障隄末流，反以撲剗僞爲真。……當其所得，粹然一出於正。刊落陳言，橫絕別驅，汪洋大肆，要之無低劣聖人者。……自於迄隋，老佛顯行，聖道不絕如帶。……愈獨喟然引聖，爭四

海之惑，雖蒙訕笑，合而復奮。……昔孟子拒楊墨，去孔子才二百年。愈排二家，乃去千餘歲。撥糞反正，功與齊而力倍之。所以過（荀）況（揚）雄爲不少矣。自愈沒，其言大行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。」

古文運動的緣起，一則是爲了反對六朝以來「末流利僞」的，言之無物的駢文而來；一則是針對低低儒聖人之說的佛老之學。因之，古文運動的主旨，不外乎崇道與學文。

在崇道方面他說：「砥排異端，攘斥佛老，補苴罅隙，張皇幽眇，尋墜緒之茫茫，獨旁搜而遠紹，障百川而東之，迴狂瀾之既倒，先生之於儒，可謂有勞矣」（進學解）。首先，我們肯定了牠所謂的道，就是儒家之道。

在學文方面，他主張：「沈浸醞郁，含英咀華，作爲文章，其書滿家。上規姚姒，渾渾無涯

；周諮殷盤，信屈聱牙，春秋謹嚴，左氏浮誇，易奇而法，詩正而葩，下逮莊騷，太史所錄，子雲相如，同工異曲」（進學解）。又說：「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，則無望其速成，無誘於勢力。養其根而俟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，根之茂者其實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晔，仁義之人，其言藹如也」（答李翊書）。

韓愈在「道」與「文」兩方面，都是這樣沈溺其中，久而久之，工夫到家，就能自然的體會而流露於外了。他以「樂之終身而不厭」的態度（送高閑上人序），「特立獨行」，「信道篤而自知明」精神，的始終貫徹的努力去爲「文」，去「以文載道」，以達成他「立言」的宏願。並樹立了以古文（散文）以替代六朝以來靡麗的駢文的楷模，所以後來蘇軾稱他：「文起八代之衰。」這是因爲他具有獨立的見解，不因循

韓愈及其詩

的個性。

韓愈上兵部侍郎書說：「性本好文章，因困厄悲愁，無所告語，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說，沈潛乎訓義，反復乎句說，窮乎事業，而奮發乎文章。」與世立之世云：「誠使古之豪傑之士，若屈原、孟軻、司馬遷、相如、揚雄之徒，進於是選（指博學宏辭），必知其懷慙，乃不自進而已耳。」

以他這樣的特性，作文自然要求不因循，一反當時的風尚。自古以來胸懷大志的豪傑之士都貴乎能自樹立，他也是在先「能樹立」，然後才求「異」的。所以這樣的取法於古，實在是革新而不是返祖。

這樣的主張，不但為當世開闢出一條新路徑，也使後世為古文者有法可循，連帶他的詩也創造出一種奇特的風格。遂成為「百代之師」。

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說：

「由魏晉氏以下，人益不事師，今之世不聞有師，有師則笑之，以為狂人。獨韓愈奮不顧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後學，作師說，因抗顏而為師。世固群怪聚罵，指目牽引，而增與為言辭，愈以是得狂名。」

少小尚奇偉，平生足悲叱。

是狂妄，抑是奇偉？韓愈的一生，經過了歷史的批判，已獲得了定論。一個偉大的人物，常常是超越時代的，在他的有生之年，不見得為當世所接受，試看韓愈的一生，我們也不得不悲叱

嘆嘆，「勞其筋骨，苦其心志」的大任，對韓愈本身而言，是多麼沉重。

韓愈字退之，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（公元七六八），鄧州南陽人（今河南南陽），他又自稱昌黎（今河北省通縣縣東）韓愈^①，大約是他承出昌黎韓氏的緣故。至北宋神宗追封他為昌黎伯，韓愈遂得個名字，遂成為他的通稱。

韓愈在三歲時就失去父母，由他的長兄韓會，長嫂鄭氏扶養長大。因為幼年孤苦，更激發了他向學的志氣。七歲就出言成文，十九歲到長安應考，他在贈族姪時中說：「我年十八九，壯氣起胸中，作書獻賢闕，辭家逐秋蓬。」十八九歲的韓愈雖然氣壯山河，但連接四次禮部的考試都失敗了。到二十五歲（德宗貞元八年）他才中了進士。接着又應吏部的博學宏詞試，結果考了三次都失敗，三次向宰相上書，也未見回音，十年的折磨，把「猶憶子夏，青學樊遲，事業窺車稷，文章度曹謝」的豪氣漸漸的摧折了不少，但他深信「治長情非罪，候生或遭罵。」「雖為傾國媒，自許連城價。」他的自信心始終不滅，在這段日子裏他結識了李觀、李絳、歐陽詹、崔羣等同榜好友，又接觸到獨孤及、梁肅等古文家的散文，養成了他今後的文學主張。

貞元十二年，他隨宣武節度使董晉在汴州（今河南開封），三十一歲任為觀察推官。董晉後，他又至徐州，任武寧節度使張建封的推官。三十四歲（貞元十七年）奉調國子四門博士，兩年後

，改任監察御史，那年（十九年）癸未公元八〇三（冬天，因為上書獻議，為掌握大權的韋正誼、王叔文所不容，貶為陽山縣令（今廣西博白）。當時他的好友柳宗元、劉禹錫方進用，而獨有韓愈被絀。恐在言語之間洩漏，因傳言而落入冤讎的可能，但韓愈待朋友寬厚，他和劉柳的友誼並不因此受到影響，只有在貶謫途中的詩句：「愛才不擇行，觸事得讒謗」（岳陽樓別劉司直），略見疑事端倪而已。

三年的荒蠻生活，到順宗永貞元年，北遷江陵（今湖北江陵縣）法曹參軍，至憲宗元和元年六月，才回京為國子博士。次年分教於東都，後歷任都官員外郎，河南縣令，職方員外郎，從永貞四年至七年，幾乎每次調一次職位，到七年春，才復為國子博士，那時韓愈已四十五歲了。以後的兩年裏他任過比部郎中，史館修撰，後又任中書舍人，太子右庶子。但這些職務都與他「充上職」，「在右輔」的宏願相去頗遠。

元和十二年八月，丞相裴度出征淮西，韓愈任行軍司馬。亂平回朝，以功升刑部侍郎，至十四年春（公元八一九），憲宗迎佛骨，大事鋪排，朝野膜拜，韓愈以發言直率，無所避諱，而遭遣謫為潮州（今廣東潮安）刺史，以五十二歲之暮年，遠涉荒蠻，韓愈悲痛的心情，是可想而見的。正如他的「自詠」詩說：

「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陽路八千，本為聖朝除弊政，敢將義枿惜殘年。雲橫秦嶺家何在

，雪擁藍關馬不前，知汝遠來應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邊。」

同年七月，遇赦調任袁州（今江西省宜春）

刺史，次年穆宗即位，秋復入京，作國子祭酒。長慶元年，任兵部侍郎，平王庭湊兵變，後任吏部侍郎，三年夏，任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，後復為御史大夫。長慶四年八月（公元八四二）因病辭職，十二月二日卒於長安。享年五十七歲。追贈禮部尚書，諡文，世稱韓文公。著有韓昌黎文集四十卷，外卷十卷，遺集一卷，另有詩集十二卷，近人錢仲聯集釋為韓昌黎詩集集釋。

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

在公元八世紀中葉，是中國詩歌最興盛的時期。盛唐的詩壇，如日之中天，是多采多姿的。在形式上，無論是古風、近體；在題材上，無論是邊塞、戰爭、宮庭、怨婦、田園、山水、求仙、送別等等都應有盡有了。安祿山之亂，也是詩史上的一個分水線，從浪漫的、熱情的詩歌轉變為寫實的、社會的。唐代詩壇的雙璧，李白和杜甫都是在這個時代裏。李白承先，而杜甫啓後；李白浪漫飄逸的詩歌，正和杜甫寫實沉鬱之作，照耀一代。

韓愈的生年，在八世紀的下半葉，俟他長成，李杜早已仙逝。

在散入上，韓愈是文起八代的豪傑。但也有造成「英」的時勢作為他的背景——六朝的靡麗之風至盛而益盛，在靡爛一蹶不振之時，才需

要大力以挽狂瀾的豪傑。韓愈也可以說是「趁時」而起，才造成他在散文史上為「百世師」，為「天下法」的地位。

在詩歌方面，自韓愈出生時，終其一生，李杜造成的光焰還籠罩着整個詩壇，雖然他在石鼓歌中說：「少陵無人謫仙死，才薄將奈石鼓何？」固然文才與詩才並不見得同時出現一個人身上，但韓愈的不及李杜，又豈只是詩才不及而已！韓愈自嘆才薄，也應自悲生不逢時！

實際上，到了中唐，李杜的光焰仍舊使人矚目。尤其是杜甫，他經過顛沛流離之後，以個人的實際經驗與民間疾苦為題材，充分的發揮了寫實主義的特色，上憫國難，下痛民窮，隨意立題，都能脫出前人窠臼，寫成好詩。就藝術技巧而論，杜甫入蜀後的一段平靜生活，使他在律體詩方面大用其苦心，他說：「老去漸於詩律細。」這是說，他在詩的藝術技巧方面，更老練、更細密，也更成功了。

李白的天才橫溢，飄逸不群，是不可學的；杜甫的生活體驗觀察以及藝術技巧是有路可循的。尤其是中唐以後的國勢日頹，士大夫的生活體驗與盛唐之太平景象不同，自然使他們更傾向於上憫國難，下痛民窮的杜詩了。

大曆十才子，張籍、元白（元稹，白居易）都是杜甫社會寫實文學風氣影響下的作家。

雲仙雜記②說：「張籍取杜甫詩一帙，焚取灰燼，副以香蜜，頻飲之曰：『令吾肝腸從此改

易。』」

白居易與元九書說：

「唐興二百年，其間詩人不可勝數。……詩之豪者稱李杜，李之作已奇矣，人不逮矣。宋其風雅比興，十無一焉。杜詩最多，可傳者千餘首，……然據其新安史、石壕史、潼關吏、塞盧子、留花門之章，『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』之句，亦不過十三四，杜尚如此，況不逮杜者乎。」寫實宗杜，正代表了這個時代詩歌的風尚。

張籍是韓愈的門人兼好友之一。韓集中頗多贈張的詩，張籍在他的祭退之詩中說：

「籍在江湖間，獨以道自將，學詩為衆體，久乃滋愛，略無相知人，歸如舊中行。北遊偶逢公，盛語相稱明，名因天下聞，傳者入歌聲。……由茲類朋黨，骨肉無以當。……書則述哲範，寢則對樹牀，搜窮古今書，事事真酌商。……到今三十年，曾不少異更，公文為時師，我亦有微聲，而後之學者，或號為『韓張』。」

張籍的新樂府是寫實的，是從多方面討論到當時的社會問題的。韓愈把嚴肅的問題。在散文裏討論過了，在詩歌中，他似乎並沒有伴同當代詩人，走同樣的路子，但他的詩歌裏仍有歸影城、此日足可惜等寫實性的作品。另一方面在詩歌的藝術技巧上，他却深受杜詩的影響。但他對於詩歌藝術的見解，却公正而客觀，並不贊成白居易的抑李揚杜之論；他在調張籍中說：

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，不知群兒愚，

那用故誇傷？此好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。」

韓愈不滿元白的崇杜抑李的偏見，這首詩是諷刺名列韓門的張籍，也與元白同論調而作的。他認為李杜各有成就，不能以優劣來區別他們，而顯然的韓愈在作詩方面，也上承李杜二家，僅加以改變，另闢蹊徑而已。他英雄式的獨創精神，在詩歌的範圍內，已無大刀闊斧的用武之地。

李評韓詩萃精序云：

「韓公之詩，蓋承李杜而善變者也。公之生也，去太白沒時僅六年。少陵之沒，公已三歲。而公於李杜，則云：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。又云：少陵無人諷仙死，才薄將奈石鼓何。又云：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，長恨二人不相從。又云：遠追甫白感至誠。又曰：進憐李杜無檢束，爛漫長醉多文詞。又云：勃興得李杜，萬類困陵暴。此洪容齋所稱者，余更益以公城南聯句云：蜀雄李杜拔。此公剛方屈強之性，於並世詩人，服膺讚嘆如此，又能遺貌取神，不相剽襲，自成一大家，獨立千載，此韓公之詩，所以與天地並壽，日月齊光者也。」

韓拔輩輩，宇宙隘而妨。

詩人不必兼為散文家，正像散文家不一定是詩人一樣。雖然兩者並不相妨，但畢竟散文和詩的條件不同。詩人的散文難免為他的熱情所左右，而過分凝敏，反而不能把話說明白，散文家作詩歌，總覺得格律的礙手礙腳，而作品的情緒又顯得不足。

韓愈在散文方面，盡可以要求「陳宮之務去」，他才大氣盛，所以他要求：「其觀於人也，笑之則以為喜，譽之則以為憂，以其獨有人之說者存也」（答李朔書）。他要求整個的革新，全不在乎當時的風氣所趨。但在詩歌的氣勢方面儘管能欲雷快電，山立難碎，句法上却逃不出自己的習慣，以散文為詩，以押險為能。只因為詩歌的格律太嚴，天地太隘，幾乎容不下他力拔萬華的氣魄，逸放豪宕的氣格，他就只好以散文的句法為詩了，好之者認為這是他的特色，指責他的人却說他不能「兼美」。

陳師道後山詩話說：

「黃魯直云：杜之詩法出審言，句法出庾信，但過之爾。杜之詩法，韓之文法也。詩文各有體，韓以文為詩，杜以詩為文，故不工爾。」

張戒歲寒堂詩話說：

「韓退之詩，愛憎相半，愛者以為雖子美亦不及，不愛者以為退之於詩本無所得，自陳無已輩，皆有此論，然二家之論俱過矣。以為子美亦不及者固非，以為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者，該何容易耶。退之詩，大抵才氣有餘，故能擒能縱，顛倒輻奇，無施不可；放之則如長江大河，瀾翻海湧，浪浪不窮；收之則藏形匿影，乍出乍沒，姿態橫生，變怪百出，可喜可愕，可畏可服也。蘇黃門子由有云：『唐人詩當推韓杜，韓詩豪，杜詩雄，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韓之豪也。』此論及之。詩文字畫，大抵從胸臆中出，子美屬於忠義，

深於經術，故其詩雄而正，李太白喜任俠、喜神仙，故其詩豪而逸，退之文章侍從，故其詩有廊廟氣，退之詩正可與太白為敵，然二家不並立，當屈退之第三。」

這不是第二第三的問題，却是個性、習慣生活內容的問題，再加上時代的背景不同，其成就也就各異。

試看韓愈的兩首詩。

縣齋有懷：

「少小尚奇偉，平生足悲吒，猶憶子夏儒，肯學樊遲稼，事業窺卓犖，文章度曹謝。濯灑起江湖，綴珮雜蘭茝，悠悠指長道，去去策高輅，誰為傾國媒，自許連城價。初隨計吏貢，屢入澤宮射，雖免十上勞，何能一戰霸。人情忌殊異，世路多權詐，蹉跎顏遂低，摧折氣愈下。治長信非罪，侯生或遭罵，懷書出皇都，銜淚渡清朔，身將老寂寞，志欲死閑暇。……求官去東洛，犯雪過西華，塵埃紫陌春，風雨臺台夜，名聲荷朋友，援引乏姻婭。……投荒誠職分，領邑幸寬赦，湖波翻日車，嶺石坼天罅，毒霧恆熏熏，炎風每燒夏。……祗緣恩未報，豈謂生足藉。嗣皇新繼明，率土日流化，惟思滌瑕垢，長去事桑柘。跡嵩開雲鳥，壓額抗風樹，禾麥種滿地，梨栗栽繞舍，兒童稍長成，雀鼠得驅嚇，官租日輸納，村酒時邀迓，閑愛老愚愚，歸弄小女姪，如今便可爾，何用事婚嫁。」

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：

「饒雲四卷天無何，清風吹空月舒波，沙平水息聲影絕，一盃相屬君當歌。君歌聲酸辭且苦，不能終終淚如雨，洞庭連天九疑高，蛟龍出沒猩謁號。十生九死到官所，幽居默默如藏逃。……州家申名使家抑，坎柯祇得移刑曹。判司卑官不堪說，未免極楚歷埃間，同時流輩多上道，天路幽險難追攀，君歌且休聽我歌，我歌今與君殊科，一年明月今宵多，人生由命非由他，有酒不飲奈月何。」③

由上面二首詩，可以看到韓詩與李杜的同異之外，就這兩首詩而言，前者近杜，後者類李，除了內容之外，看不出特出的地方，杜詩的沉雄深婉、忠愛之忱，李詩的清逸豪宕，韓愈並非不能臻入其境，而韓詩之成為韓詩，其特點並不在此。

橫空盤硬語，妥帖力排異。

韓愈在他的朋友門生之中，特別推崇孟郊。孟郊的詩大半得力於杜甫。他的小詩與樂府都非常近杜。並且他是苦吟詩人，孟郊作詩，非常注重藝術技巧，他的苦學吟說：

「夜學曉未休，苦吟神鬼愁，如何不自閑，心與身為雋。」可比美於杜甫的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的精神。杜甫作詩，主要在講究格律的工細；孟郊則造成寒峭險瘦的風格。韓愈非常欣賞他，說他：

「其爲詩，闢目鉅心，雙迎繆解，鉤章棘句，招擢胃腎，神施鬼沒，間見層出，唯其大故於

調，而與世抹遺，人皆規規，我獨有餘」（貞曜先生墓誌）。

世人稱中唐之詩「韓」「孟」齊名，事實上韓詩冷僻奇險，在於用字及句法章法，而孟郊則在命意造境。韓愈讀實孟郊的地方，往往在他自己的詩歌中出現。他說：

「東野動驚俗，天葩吐奇芳」。又說：

「有窮者孟郊，受材實雄驚，冥觀洞古今，象外逐幽好，橫空盤硬語，妥帖力排異。」

驚俗的奇芳異芳，橫空硬語，妥帖排異，正是韓詩特長的絕好寫照。試以其山石詩為例：

「山石犖確行徑微，黃昏到寺蝙蝠飛，升堂坐階新雨足，芭蕉葉大梔子肥。僧言古壁佛畫好，以火來照所見稀。鋪牀拂席置羹飯，疎簾亦足飽我饑。夜深靜臥百蟲絕，清月出嶺光入扉。天明獨去無道路，出入高下窮烟霏。山紅碧澗紛紛漫，時見松櫟皆十圍。當流赤足踏澗石，水聲激激風生衣。人生如此自可樂，豈必拘束爲人機，嗟哉吾黨二三子，安得至老老不歸。」

他的詩跌宕奇古，體物而得神。山石一詩在韻律上品信硬硬，但不適合山石的詩題，效果奇佳，使得後代宋詩在詠物方面，開拓了另一個新境界。但南山詩連用了五十一個「或」字，「或連若相從，或覺若相聞，或安若弭伏，或竦若驚雛。……」這樣的詩排比鋪張，玩弄辭藻，是不足取的。

韓愈熟讀古籍，他自然有化僻字古典入詩的能力，這和他的逞才顯能很有關係，但在藝術價值上並不重要，頂多增加一點古典的效果而已。至於造句，五言本以上二下三爲正格，而韓愈偏愛用上三下二的拗句，如：「有窮者孟郊」（幽士），「在押匠輪輿」（符城南讀書），「知音者誠稀」（知音者誠稀），簡直是散文的句法。七言以上四下三爲正格，而韓愈有時，反常例，用上三下四的拗句，如：「子去矣時若發機」（送風弘南歸），「落以斧引以繩微」（同上）。他不是無視於正常的規律，他要在陳俗中求變求新，曾國藩求開讀書錄說他「做兀跌宕」，他的詩縱落於艱澀之途。也必不至於俗。這正是橫空盤硬，妥帖排異所要達到的效果。

將軍欲以巧伏人，盤馬彎弓惜不發。

顯爾立乘聽詩話說：

「犀月謂昌黎詩，將軍欲以巧伏人，盤馬彎弓惜不發，此中機括，彷彿見作文用筆之妙。又善用反覆法，如鄭群贈筆：携來當盡不得臥，欲顧天日恆炎曠是也。又善用深一步之法，如病鴟：計較生平事，殺却理亦宜，毫無責報心，固以聽所爲。是也。」

韓愈在作文的篇章句法，結構心用上足超人一等的，例如李愿歸盤谷序的通篇，大半藉李愿之語，贊李愿之志。毛穎傳的比興之意，柳子厚墓誌銘的餘意深遠，不着一字，旨意全出。在詩歌裏也一樣可以運用。前所舉諸詩之中，八月十五贈張功曹，「聲酸辭苦」者該是韓愈本人。他

韓愈及其詩